

CONVERSATION WITH

ABRAU

阿劳
谈艺录

〔美〕约瑟夫·霍罗维兹著
顾连理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166600



在奇廉举行首次独奏会那一年的阿劳。(1908年)



阿劳和姐姐卢克里齐亚与母亲卢克里齐亚·莱昂·德·阿劳夫人。(1910年)



青年时期的阿劳。



进入中年的阿劳。



阿劳与妻子露丝。
(1941年)



阿劳的拇指和食指可以轻松地伸展一个八度。



阿劳作八度滑奏。



阿劳的双手。(1981年)



阿劳在演奏。

阿劳与科林·戴维斯在阿姆斯特丹与音乐会堂乐队合作演出
《皇帝协奏曲》后向听众致意。(1975年11月5日)



目 次

智利的莫扎特——克劳迪奥·阿劳·莱昂

……………〔智〕安东尼奥·奥雷戈·巴罗斯（1）

引言……………（9）

阿劳访问记……………（16）

根（16）；智利：1903—1911（25）；师事克劳泽：1913—1918（38）；苦斗：1918—1927（47）；成功：1927年以后（64）；忆柏林（87）；钢琴技巧（103）；理解和表演（演绎）（117）；李斯特（137）；勃拉姆斯、肖邦、贝多芬（156）；听自己演奏的勃拉姆斯协奏曲（179）；回顾总结：1980年12月（184）；后记：1981年7月（198）

演奏家谈阿劳……………（210）

菲利普·洛伦茨（210）；丹尼尔·巴伦博伊姆（219）；加里克·奥尔森（224）；科林·戴维斯（234）

结束篇：阿劳演奏的唱片……………（240）

一个表演艺术家的心理分析观……………克劳迪奥·阿劳（268）

致 谢……………（278）

智利的莫扎特—— 克劳迪奥·阿劳·莱昂

〔智〕安东尼奥·奥雷戈·巴罗斯^①

我仿佛觉得自己的心儿在歌唱。这个孩子在琴上表演奇迹时，我似乎听到耳边有个神秘的声音在悄悄地告诉我：克劳迪奥·阿劳·莱昂是个得天独厚的天才，全世界必将拜倒在他脚下，犹如对上帝那样顶礼膜拜。

身为艺术家，又是智利人，眼看天才出现在我们自己的土壤上，我当然感到又惊喜，又骄傲；但总免不了忧心忡忡，而且这忧虑与日俱增，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误入歧途者大有人在，浪费才华、虚度年华，忘记和糟蹋心灵的厚赐……

如果再加上今天那股毒蛇般翘首以待的威胁社会和上帝、威胁自然和海洋的强大势力，一想到一个以超凡脱俗的名义大声说话的人可能遭遇的命运，真叫人不寒而栗。这股势力威胁社会，因为社会承认种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威胁上帝，因为上帝赋予天才种种特权；威胁自然，因为自然待人有厚薄之分；威胁海洋，因为海洋永远起伏不平。

不知道是琴旁的孩子还是贝多芬的和声激起了这些愁绪，不过，这是我坐在这位神童面前时的真实思想。

^① 本文刊于圣地亚哥的《精萃》杂志1909年11月号。——原注，下同。

那个长着一头不听话的蓬乱头发和一双深邃沉思的眼睛的孩子却是什么都具备：漂亮的相貌、风度和教养。他从不失去儿童的天真，爱玩具、爱糖果；然而，他那凝思的眼神含有紧张而光辉的表情，仿佛能够穿透艺术的奥秘。

他从糖果转到钢琴，从钢琴转到糖果，从容自在，一样兴高采烈；他惊而不惧；你意识到他的天才，但他没有天才有时带来的副产品——畸形。他在各方面都是孩子，甚至在弹琴时，都令人觉得钢琴不过是儿童的玩具。不过，这是一个目光诱人、行动迷人、整个人就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奇妙感觉的儿童。

穿一身白衣服坐在钢琴旁，头发蓬松，眼睛盯住乐谱，他在我看来宛如童年莫扎特再世。

最使我吃惊的倒不是他的演奏，而是他的艺术直觉，这孩子竟能完全沉醉在贝多芬的深沉和声中，爱贝多芬胜过一切。我承认，这颗小小心灵尚不能探知那些和声中蕴蓄的人类的伟大激情和悲愤，但是他能猜测，能感受和领悟，他有那洞察艺术灵感深处的神力。

我想，幸而上天造人有厚薄之分，我们才能毫无怨言地为一个走向荣誉的人铺路，为世上有人让我们赞美而高兴。

这个孩子最喜欢的倒不是表演一首练好的乐曲，而是视奏。每发现一首好曲子，或者哪一位心爱的作曲家——贝多芬、莫扎特和李斯特的一首不熟悉的曲子，你简直无法把他从钢琴旁拉走。……

我们看他弹琴的那天晚上，他是第一次接触巴赫。这位大师使他感动，他煞费苦心地攻下那些艰难的作品中的一个个难关，那神情令人叹为观止。他的右手还够不到一个八度呢，只好不时地搬过左手来补足和弦音。

身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我的天！瞧那孩子竟在视奏我在学习时感动得掉下眼泪的作品……而我还从来没有学好。可是，看他弹的！”

我转过头去，说这话的人竟是一位著名的钢琴独奏家！

过一会，我身旁的这人打开一本乐谱，拿给他看，问他：“这是什么？”

克劳迪奥看看，眼睛闪烁光辉，惊呼道：“是贝多芬！”

他接过乐谱，一本正经地一页页翻着看，翻过一个标题，接下去是另一个作曲家的音乐。

克劳迪奥一看那些常人看来不过是一把尺上的许多小黑符号的东西，就知道已经有了变化，说：“那是李斯特。”

“你怎么知道？”

“因为李斯特就是这样的！”他的回答很简单。

他说得不错，果真是李斯特。

这个孩子对音乐艺术大师熟如家人，就像我们听脚步或说话的余音便知是谁走过、谁说话。对他来说，只消几个和弦便足以区别一个个作曲家。

“妈妈，我移调弹这首曲子，好吗？”他凑着妈妈的耳朵悄悄说。

妈妈叫他别这样，但是他缠着不放，就像别的孩子吵着要玩一样。妈妈只好让步，他在琴前坐下，把整首曲子移成另一个调弹奏。他发现了一种新的游戏！

第一次移调弹奏不过是两天前的事，我们的音乐家保利和吉达考了他一下。他不费吹灰之力通过了考试，教师们不免感到吃惊。

这孩子更有令人惊异的事情在后头。他从琴凳上爬下来吃糖，

中间有人弹和弦让他听，多至一次 10 个音。他凭借听觉，竟然一个不错地说出这些和弦，一个音一个音地，就像你我报家用物品的名字似的。

这样的音乐才能是在什么时候表现出来的？这问题可能没多大意思，但是在座的人个个都这样问他母亲。

“两岁的时候。”她告诉我们。

他才两岁，便已知道贝多芬，能区别别人的和贝多芬的作品。

“那多美……弹下去。”听妈妈弹唱波恩的那位悲惨耳聋的大师的和声时，他常常对妈妈这样说。

那音乐，深刻揭示人类心灵奥秘的音乐，很快便把这孩子的灵魂包上一层忧郁的云雾。克劳迪托^① 熟悉贝多芬的生平，常常哽咽地说：“可怜的贝多芬……他耳朵听不见！”

这时他已能分辨名家与庸才，妈妈一弹哪一位二流作曲家的乐曲，他就走开去，说道：“别弹那种东西，妈妈，多难听！”

4 岁时，他提问一些音乐符号的意义和价值，令妈妈也难以回答。妈妈不胜其烦时，他便找姐姐，姐姐以儿童特有的耐心一一解答。他就是这样学会了基本乐理。

他求学心切，常常把大师的作品抄下来，一遍遍弹奏，直到背下。

5 岁时有一天，他在家乡奇廉的一次慈善音乐会上表演他心爱的作曲家贝多芬、莫扎特、李斯特的作品。现在他已 6 岁（他生于 1903 年 2 月 6 日），他继承了莫扎特的传统；莫扎特是稀世神童，阿劳也已学会表演奇迹，令我们目睹者惊喜、敬畏交集，如在神前。

^① 克劳迪奥的爱称。

我们无人不说“他是个天才”。超然的声音完全表现了我们的冷静沉稳的民族性，几乎人人都压低了嗓门，唯恐显得夸张可笑。

我们在家里私下称他为天才，他妈妈沙龙里的客人们称他为天才，莫内达宫里的人也认为他确是天才，虽然没有明说。他是被带到宫里去让人一睹他那早熟的天才的，虽然没有仪仗迎接，却使共和国总统阁下和几位外交界的人士赞叹喜悦。

索罗·巴里加，现已成为不仅是智利，而且是整个拉丁美洲的骄傲的青年作曲家，凑巧路过，听到他表演。幼年也是个早熟儿童，儿童的过来人巴里加，对克劳迪奥表现的才华称羡不已。

他告诉我，无论幼年弹琴的能力多好，他从不寄以太大希望，因为这并不稀奇。可是这个孩子有些天赋使他肃然起敬，那就是他视谱的能力。索罗·巴里加对克劳迪奥托的其他才能印象不深，这也不奇怪，因为他几乎没有机会看清楚这个孩子……

至于保利，阿米利亚·科克的老教师，他对我说，克劳迪奥这孩子的天然条件非同寻常；别的不说，他不能想象这孩子怎样会练出这么一双手，似乎在键盘上化的时间比他当时的年岁长得更多。他回忆他的学生阿米利亚·科克，两相比较说：“她的手是训练出来的。”最吸引这位老师注意的，除了克劳迪奥托的绝对完美的听觉外，是索罗·巴里加以前指出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读谱能力。

“当然，”保利对我说，“他可以成为一个好指挥，我看见他伴奏声乐和小提琴，视谱改编，把声乐部分的音符用入伴奏部分。那实在令人难忘。”

“他必将成为大音乐家的潜力，”他用一个老师的怀疑口吻继续说，“尚未充分显露。但是，从他对音乐的趣味不凡，对艺术形式的完美掌握，还有，当你看他时，那双眼睛，无不让人看出有无限的潜力。”

接下去，他又一次强调这孩子的超凡的视奏能力：他看一眼便能弹出整个和弦。

这里我要提一个与整个光辉不相称的话题。总统府的招待会是克劳迪托的胜利。总统热心地从自己的藏书中拿出一本，写上整整一页溢美之辞，送给他。外交部长把他从琴凳上抱下来，围着他团团转，只有真正热爱艺术的人才会如此。克劳迪托在部长心中引起的赞赏心情如此强烈，不几天后，部长便把他带回家中介绍给家人，让他又重尝一遍赞许和鼓励。几乎同时，一则有趣的故事流传开了。

克劳迪托听普雷梅斯拉夫演奏戈达德的一首曲子而着了迷，要妈妈给他买这首曲子的乐谱。她把他带到琴行，他就说要戈达德的作品。

琴行老板问：“你要哪一首呢？”

“全部拿给我看看。”孩子答道，就一本一本看了起来。

老板对这个奇怪的孩子赞叹之余，跑去告诉正好也在店里的普雷梅斯拉夫。这时，克劳迪奥单凭眼睛扫视乐谱和回忆听过的演奏，已经找到了这首曲子。

“我弹弹好吗？”孩子问道。

普雷梅斯拉夫高兴地把孩子带到琴旁。这孩子一看谱就弹下了这位伟大的小提琴家以之闻名的那首曲子，完整无瑕。

普雷梅斯拉夫惊讶地声明他从来没有见过，甚至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神童。

这孩子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关于他的惊人才华的故事。种种迹象表明他的名字应该会出现报纸上，他的惊人才华应该会受到人们爬上屋顶欢呼。可惜，真正的故事只写在赛马场和足球场的人群的脸上，头版头条新闻只报导这场或那场赛马的胜利，他们

才不愿意费神引导公众注意一个脚长得和凡人一样、不懂怎么计算足球比分的小男孩呢！

报上既无头条新闻报导，又无照片让公众知道这位神童。只有摄影师维拉（我要提一提他的名字，因为他给这孩子拍的许多照片堪称为艺术品），只有他找到这个孩子并把他的形象印在胶卷上，传给后代。

我告诉一位新闻记者——一个实用主义的人——有关克劳迪奥·阿劳的事，他对我说：“你们这样关心他，很好；你们应该大造声势，让政府给他官费去欧洲学习。”

我不说大造声势，我倒要说，别忘记自己的民族。

在那位实用主义的新闻记者建议我大造声势的时候，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名字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想到那些给予他们生命但不能赏识他们的民族，为之感到羞耻！我想到那个神童6岁便在弗兰西斯一世的宫中演奏，后来又以他的天才充实了艺术世界，竟然只落得靠萨尔茨堡大主教给一点可怜的施舍当个教堂音乐家过活。我想奥地利人听到莫扎特传记的最后几句伤心话时应感到多大的羞愧：

他的葬礼是皇帝、朝廷、公众和社会的耻辱。1791年12月6日黄昏，他的遗体被匆匆运到乞丐墓地，由于天下大雨，连他的朋友——斯维登、苏斯迈尔和另外三个人都转身回家，剩下那可怜的人独自前往那最后长眠的地方。

我还想到每次讲到贝多芬这位古今音乐家中之人杰的生平时，英国人应该感到的得意和德国人应该感到的羞愧。有这么一段话英国人永远不会忘记：

每个英国人一定为此感到骄傲：贝多芬临终前，伦敦爱乐协会慷慨捐赠，大大减轻了他的痛苦，病人断气前的最后

一句话是：感谢英国的朋友和知音。

上述这些话不过是发泄对那些有幸出天才、却可耻地不予尊重的民族的气愤。今天，我们中间也出现了一个小小年纪便足以与莫扎特相比的神童。又一页历史即将写下，它会是一页骄傲的历史，还是耻辱的历史？让我们吸取教训，尊重我们的艺术家吧！

引 言

1976年，我和克劳迪奥·阿劳初次相见，不久，应邀去纽约艾弗里·费希尔音乐厅看他排练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他穿一身三件套的礼服，风度翩翩，神态庄重，坐在琴旁；相形之下，无精打采的纽约爱乐乐队像是一幅粗俗的背景，配不上这崇高的心灵活动。后来，在阿劳的更衣室里，有人埋怨乐队漫不经心。阿劳说，演出时他们会好好拉的，音乐家在排练时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的。“那么，你也有随随便便地弹琴的时候吗？”有人问他。“我不能这样。”他回答时，眼神惊骇，脸涨得通红。

我窥见了这位艺术家激动得不能自己的情景，这情景在此后的交往中多次重现。哪怕只是问个好，他都是专心致志，一片诚意。他似乎不会敷衍应酬，不会粗声粗气。尽管他声誉斐然，但他是个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人。

从夹带着西班牙和德国口音的英语以及多变的脸部表情都看不出他的原籍。事实上，阿劳的成功之途确是不同一般。1903年，他生于智利的奇廉，那是离圣地亚哥数小时路程的一个小城。母亲是教钢琴的，生他时已43岁，结婚21年。阿劳从来没见过父亲。阿劳是自己学会识谱的，而且早在识字以前就会了。8岁时，他由智利国会授予奖学金出国留学，和母亲、兄、姐定居柏林，成为马丁·克劳泽的得意门生。克劳泽是一位严师，曾求学于李斯特门下。阿劳早年声誉持续不衰，为好几位国王、王后演奏，在